

【学术书评】

文学守门人的志业——读范铭如的《书评职人》

The Vocation of being a Literary Gatekeeper: A Critical Review on Fan Ming-ju's *The Book Reviewer*

陈晞哲*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Tan Xi Z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E-mail: xizhe001@e.ntu.edu.sg

Published online: 31 December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Tan, X. Z. (2021). 文学守门人的志业——读范铭如的《书评职人》.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2(2), 27-34.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3.2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3.2021>

摘要

范铭如写书评能抵抗人情的压力，在立场上坚持客观和纯粹，擅于切中作品隐微之处。本文分三个层面解读她的书评：一、从话语权的视角看她点评作品的叙事结构及台湾的空间政治；二、文学借记忆重构城市图像，地方书写的主体意识；三、点拨不同年代的文学现象，可看出她对市场的忧虑，但却恒保对台湾文学的赤诚。

关键词：书评，台湾文学，地方感，小写历史，地景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

Abstract

Fan Ming-ju can resist the pressure from human relations and remain purely objective in her book review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xcelling in catching the subtleties in the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interprets and analyzes her book review from three areas. The paper first looks at how Fan Ming-ju examin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literary works and Taiwan's spatial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ourse power. Next, it focuses on how literature reconstructs urban images by extracting from memory and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binded in local writing. Finally, through her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phenomena of different eras, she has an unwavering devotion to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book review, Taiwanese literature, sense of place, history, landscape

范铭如《书评职人》

联合文学出版社, 2019年出版, 267页。

ISBN: 978-986-323-328-2

书评其实不好写,写得好的书评必须不怕得罪人。坊间很多人写书评都倾向于“与人为善”,都是避短扬长的褒赞之文,尽说好话就失去了评论的意义。范铭如上一本专著《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2008)以活泼又不失细腻的笔调,带我们在纸上走读文学空间的转折,《书评职人》(2019)更进一步跳脱学院的严肃外衣,让一般读者从简练的述评中认识台湾文学的往昔和现貌。

一直以来颇关注范铭如的评论文章,不单只因为她的研究着重在地景和空间,也是因为她行文直率和勘透人性的“言所欲言”,正如她在本书自序里说的那种“被讨厌的勇气”,就是写书评的人应当具备的个性。《书评职人》共分三辑:第一部分点评当代台湾文学的个别作品;第二部分对文学时代、现象作出个别观察;第三部分则是梳理空间书写和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

一、 话语权:谁在说故事?

台湾于1987年解严,其后三十年间作家经历时局变动、世代交替,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摆荡中,纷繁的作品擘画出台湾社会的现实面貌。空间的再现、地景的变迁,都顺应着历史的脉络流动,台湾作家的在地书写其实展现的就是官方论述的反面——民间记忆堆叠出的小写历史。

作为台湾空间研究的先行者,范铭如精确地掌握了作家或显或隐的地方感,有些是囿于政治因素不便明说,有些则是透过文字展现出强烈的改写企图。打破威权时代的禁忌后,争夺话语权是台湾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不同族群念兹在兹的就是为自己的本位发声。

书中辑一的十八篇短文精简点评个别作品,看作家通过不同叙事方式折射出这块土地的身世,读者甚至可以从其中辨识空间政治对文学界域的影响。例如钟文音的《艳歌行》、朱天文的《巫言》、伊格言的《零地点》、赖香吟的《翻译者》及顾德莎的《骤雨之岛》,都以各别的视角凝视这个失去国籍的岛屿。

台湾作家都有以文学著史的野心,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珠玉在前,钟文音也力图以“岛屿三部曲”来接棒,不让男作家居多的大河小说专美。《艳歌行》是三部曲的头阵,里面烟视媚行的台北女子确实令人联想到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台北作为政经首都一直是堕落城市的象征,物欲、情欲横流的修罗场;朱天文的《巫言》在范

铭如看来则像一场自废武功的冒险，挑战叙事成规，将语言推到测试阅读底线的层次，故意师法卡尔维诺的“拖延结局，不断的离题”，歧出的枝节令人如坠迷障。其实写作的技艺就是施展文字的迷幻术，巫者手中的仙女棒当然不止表演一次华丽转身。

台湾人在身份政治上一直处于暧昧的窘境，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退出联合国以来，这个岛屿就失去了代表中华正朔的合法性，在国籍舞台上必须仰赖美日和中国之间的恐怖平衡，来维持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伊格言想象力丰沛的《零地点》虽是虚构的反核故事，也刻意把一些社会实事纳入其中，范铭如看出了作者小心拿捏意识形态的分寸，因为核能这个课题动辄就会变成政治对立的筹码，也是朝野两党彼此攻讦的公投闹剧。

台湾作家习惯在字里行间安顿自己的政治立场，赖香吟的《翻译者》是一篇不容易落笔的书评，作者语言内敛含蓄，叙事背景是解严后的民主运动，时间跨度长而且文字幽微，从中抽丝剥茧找出个中深意，自然不是眼睛检阅文字那么简单。范铭如在书评中说赖香吟的文学风格属于“隔”的形态，需要在雾里看花的历程中耐心梳理大量的文化符码，才能理解她的文字背后暗藏的历史事件，譬如台湾在1987年解严是历史分水岭，对台湾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她只是隐晦地以“我的一九八七年，开始于一个传言中的葬礼。”来概括这个风起云涌的年份。解严的确敲响了极权者的丧钟，这个“葬礼”幻灭了许多人的梦想，也开启了另一个世代的神话。《翻译者》虽难免给人晦涩之感，但在政治小说领域大鸣大放的反面，迂回转折也形成另一道风景。

不忍青史尽成灰，台湾解严后禁忌逐一打破，各个族群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家国故事，一部部家族史汇聚成大时代的多元面向，有些带有史诗级的企图，也有不少从个人经验或后记忆的掇拾中，召唤被遗落在主流之外的小写历史。这些精彩纷呈的文学版图，再现了阡陌中经纬交织的在地情感，出身嘉义的范铭如说小时候的台北太遥远，高雄才是令她产生地方感的繁华都市，当大家都竞相书写首都台北的奇异身世时，她在王聪威的《生之静物》中看到旗津，弥补了南部都市被忽略的遗憾。

作者在创作时代入自身的经历，从而也让读者产生共鸣，“地方感”缘自人在某个特定空间所产生的经验，衍生对地方的归属感。迈克·克朗（Mike Crang）如此诠释“地方感”：“地方是我们与空间互动下的产物：若我们在某处居住、在那里工作，或是在旅途中路过该处，我们可以说对这个地方有着不同的意象。这些都造就了对我们而言不一样的‘地方’。”¹ Jennifer E. Cross 提出的“地方感”则确切点出三个概念：血缘联系（biographical relationship），spiritual relationship（精神联系）以及“叙事联系”（narrative relationship）。²不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台湾作家在地方叙事的书写中，落实了这些紧密的概念。

辑三结尾末篇〈文学原乡的魅惑〉，将台湾人的地方情感做了深刻的阐释。

¹迈克·克朗（Mike Crang），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文化地理学》（台北：远流，2004），页145。

²Jennifer E. Cross, “What is Sense of Pla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Headwaters Conference, Western State College, November 2-4, 2001.

二、失忆时代：地方书写的魅惑

2000 年以后的民主台湾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从陈水扁（2000-2008）到马英九（2008-2016）、蔡英文（2016-2024），每八年一次的“换人做做看”不仅是政治舞台，也是考验台湾人对政治空间生态迭变的耐受力。

范铭如将此作喻为“失忆时代的点书”，显然意有所指。这本《书评职人》的辑三就展现了她的看家本事，对空间书写进行时代的探勘，地景的变迁最能呼应台湾不同阶段的面貌。〈地志的辨识度〉、〈空间与文学生产〉、〈台湾地方书写的区域整合〉、〈文学原乡的魅惑〉等篇，具体地介绍了台湾地方书写的重要性。

尤其自 1990 年代以来，“地方书写”是官方和民间一致重视的主题，这当然也因为台湾尴尬的国际地位而形成的冲击，台湾主体意识论者更着意要在全球化时代打造一个被看见的舞台。“空间”之内涵广大，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想象为例，所谓“空间”涵盖了经济、政治、乌托邦等各种层面³，文学想象则再现了物质化的世界。通过经验或记忆的“空间”被主题化，这些历史空间（地景）怎么被书写，不仅形塑了一地的形象和变迁，也表现出台湾文化不同阶段的差异及想象。文学借由经验、记忆或传说来进行创作，段义孚也强调文学之于地方的重要性：“文艺著作的功能可使亲历的经验获得能见度。”⁴

随着地方意识的兴起，这些年台湾学勃兴发展，文化地景是台湾最大卖点。〈文化地景的增值推广〉直言文学和艺术是重要的触媒，台湾各个县市提倡文学地景的创作，从古迹和遗址的发掘标示人文地景，若缺乏文学的点缀不免显得干涩，毕竟在百年以前就有文人创作八景诗。这些都被当做文化记忆的载体。

地景虽被人们视为具有记忆仓储的作用，却不能只化约为解严后“民主化”和“本土化”催生的“记忆释放”，而且文学本是虚构的说谎技艺，我们却希冀在地方书写中投注真实的东西，供自己和后人按图索骥。范铭如坦言，对还原地景历史到底是否可行存疑，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写的是哪里，就有不同的诠释版本。〈文学原乡的魅惑〉让我们思考地景文学是否“忠实”再现原乡记忆，其中的个人想象和恋地情结所虚构出来的无限空间，也许比有限空间更有绵延的地方力量。

每座城市有其特殊的历史脉络，书写所呈现的新旧叙事的对照，除了是经验的凝聚也是空间的无限想象，记忆有时也存在着虚构的成分。在集体失忆（或选择性失忆？）的昏聩年代，也许有时逆写反而更有除魅的力量。

³David Harvey,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p.100.

⁴段义孚 (Yi-Fu Tuan), 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88), 页 156。

三、文学阡陌：垂直与纵横的观察

相对于辑一和辑三的文学点评和空间论析，辑二共有十篇文章是对台湾文学现象的个别观察。开篇写的就是书评诠释作品的意义，范铭如忆述早年书评的作用，例举了如夏志清、王德威、刘绍铭、叶维廉、颜元叔等名家的评论文章，对自己的文学启蒙裨益不少。可见秀异的文章不仅能提升读者的文学鉴赏力，也让后来者有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台湾文学因其特有的时空背景，论者不仅要解读作者的文本语言，更要对其中蕴含的历史纵深有所认知，才能看出一部作品所呈现的文学观。小至报章文艺版面的缩减、文学出版的销售低迷，到国家文化单位等外在力量结构性的调整，都影响了个别时代的创作氛围和拓展因素。范铭如细腻地看出上世纪末至 2000 年代初各个时期的文学质量，历数不同年代接力创作并出位的台湾小说家，从概述中看文坛内外的路线修正、转移。几篇 2000 年初期的台湾小说纵论，言简意赅地点拨了那些年的文学现象，不论是老将或新秀都面对市场的式微，从垂直的体系看现实社会的需求，也能发现作家风格取向的转变。从激情回到写实，从短篇延伸长篇，甚至范铭如书中未触及的“妖魔化”写作（不是魔幻文学），如“台北异闻工作室”一系列借“妖怪”打造城市面貌的作品，我个人对台湾文学市场的适应力其实蛮乐观的。纵使文学景气不佳，依然能看到台湾文学百家争鸣，即便是像政治两极分裂一样各唱各的调，也不会暮气霏霏。

辑三里有一篇〈伪出版社——年度文学真观察〉饶有意思，也看出范铭如真性情的一面，用杜撰的出版社与小说写文学观察。该文刻意保留删去的文字，以戏谑的方式让读者自行对照真伪，揭窠评论家某些被制约的想法，也刻画出市场的流弊。范铭如的评论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就是她总对挚爱的文学保留了率真（或她谓之的“搞笑”），即便是严肃的学术评论也常“偷偷”流露感性情怀，读她的评论确实像浏览另一篇再创作的小说，讽世的力道不亚于虚构的文学。

虽说书评对文学现象的观察必须持平而论，但私下难免还是会有主观的定见，读范铭如的评论文字的乐趣在于她的庄谐并重，在精辟的论述里能看见隐约的赤子之诚，不矫饰她对文学的深情。在这个理论挂帅的年代，能自信自在的阐述一己之言，不拼贴他人的理论口水，走出影响焦虑的窠臼，才是一个真正的评论家。

结论：媚俗时代的孤鸟

少有优秀的学者愿意花时间写好书评，这类文章在学术体制内没有绩效，对升等起不了作用，而且还可能得罪人。秉持着不计较利益得失的心，肯花工夫在作品里拆解密码，与读者分享文字中不轻易被看见的“好”，范铭如的确是非常“称职”的“书评职人”。我想，论者能坚守立场不喜交际应酬，保持距离没有人情压力，才能写出中

肯的评语。

然而，如此捍卫文学美好并不容易，认真写书评的人毕竟太少；像范铭如这样有文学素养的“守门人”，愿意写出具个性化的书评，对读者和作者来说都是福音。范铭如用“奄奄一息”来形容台湾书评的惨况⁵，其实新马一带的好书评更是付之阙如，只因大家都不想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在纯文学市场并不受落的新加坡，书评界几乎处于噤声状态，报上偶有几篇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也只说好话，成了文人彼此抬轿的溢美之文。

也许这本《书评职人》的受众是一般读者，很多点评篇章稍嫌过短（有些不到千字），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纵观范铭如过去的书评，即使数千字也不觉冗长，读来兴味十足。敢说真话是一篇好书评的首要条件，但在人情彼此要挟的媚俗时代，人们只想做个“与人为善”的文字匠；不吝赞美也敢于臧否，范铭如是学院派的异数。想要当个扬眉女子书评人，就要遗世独立学陶渊明当个孤鸟，自有为文学倾心的同好“敛翮遥来归”，就像范铭如铁了心那般纯粹。

⁵范铭如，《书评职人》（台北：联合文学，2019），页123。

【征引文献】

迈克·克朗 (Mike Crang),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文化地理学》, 台北: 远流, 2004。

范铭如《书评职人》, 台北: 联合文学, 2019。

段义孚 (Yi-Fu Tuan), 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88。

Harvey, Davi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Jennifer E. Cross, “What is Sense of Pla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Headwaters Conference, Western State College, November 2-4, 2001.